站在戈壁望星空

■窦高平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那个排点，早已随着执勤目标的搬迁而不复存在。如今，只有几间旧营房孤零零地伫立在戈壁滩上。

那片土地，的确贫瘠，环顾四周，草木难见；那片土地，的确艰苦，十月飞雪，五月酷暑；那片土地，却令人怀念，一群战友曾在此顽强驻守，追逐理想。

“土地干旱、荒凉和贫瘠，兴许可以作为某些娇柔植物无法生存的理由，但对于理想的种子而言，却没有限制。”这句话，是时任排长常大虎对我说的，至今仍印刻在我的脑海里，给我此后二十多年的军旅岁月带来鼓舞和启迪。

22年前，参加完武警部队院校统一招生考试，我们五个人接到了到新执勤点报到的通知。时值夏天，酷暑难耐。成群结队的蚊子，只要一伸手，便可抓到好几只。

我们这个排点，加上排长只有21个人。由于是新增的执勤点，没有部队的营房可用，官兵住的是一排从当地团场协调过来的红砖房。

来到排点的第一天，晚上点名结束后，我一进洗漱间，发现只有我们五个新来的兵。学习室正在读书的官兵吸引住了我们的目光。

昏黄的灯光下，除了正在站岗的两名战士，其余的官兵都坐在学习室内，每个人的手里都捧着一本书，正津津有味读着。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实在难以想象，这种在上学期间经历过的情景，竟会在荒凉的戈壁上遇到。

我问一名老兵：“这是中队要求的吗？”老兵目光仍停留在书本上，淡淡回答：“不是，是我们自发的。”“每晚都有人读吗？”“是的，不仅洗漱就寝前读10分钟，早操完后也会读10分钟，然后进行洗漱，整理内务。”

我们五个人在戈壁滩上待了整整一个月。在与排点官兵的朝夕相处中，我深刻感受到，官兵们对读书有着真心的渴望。

训练间隙，他们坐在一起交流自己所读的内容、产生的思考和感悟；就寝号响后，学习室里总有人在静读、做笔记、写心得；周末外出，总有人到驻地附近的团场邮局带回新书和报刊；排点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名官兵每个季度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撰写一篇读书心得。

他们读书的目的各式各样，有学习理论知识的，有想考军校的，有想掌握法律、维修等专业技能的，有喜欢读中外文学名著的，也有单纯想从书本报刊中了解外面的世界的……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内心的疑问愈发强烈：在这荒凉而偏远的戈壁，环境艰苦，勤务繁重，每名战士每晚都要站哨，节假日经常进入战备状态。空闲时，为改善伙食，他们还要种菜、养鸡，他们是如何喜欢上读书的？又是如何保持读书热情的？一个周末的下午，在闲聊中，我了解到了事情的由来。

几年前，支队接到上级要求增设排点的通知后，决定从各基层中队抽调一名排长和20名战士参与执勤。

排点在戈壁滩上，离支队机关数百公里。为确保执勤绝对安全，抽调来的全是各中队平时表现优异的战士。

“说实话，当初没有几个人愿意来。包括我，大多数都是支队直接下的命令。”常排长说到这里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当时的他以为自己毕业后终于能回到县级市了，没想到这里还是四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心里五味杂陈。

到排点最初的那段时光，常排长带着不可思议的语气说：“当初我也没想到，我们会喜欢上读书，那时候哪有心情读书啊。大多数战士包括我在内，每天想得最多的事就是这里的勤务啥时能结束，我们啥时能回到原中队。”

时值隆冬，排点四周全是白茫茫的雪，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每次训练结束，防寒面罩上便是一层厚厚的白霜。若是运动量较小，不管你穿得再厚，在室外待上十来分钟，就会冻得瑟瑟发抖。所以，官兵们最怕队列训练了，狭小的房间里施展不开，只能在室外进行。不到半个月，一半以上的战士都生了冻疮，不是长在手脚上，就是长在耳朵上。

“漫长的冬天，上铺和下铺的差别就是赤道和北极。”这句话是战士们对排点宿舍取暖环境的形容。当时，由于砖房内没有供暖设施，支队给每个房间配备了两台电暖器。由于热气是往上升的，睡在上铺的战士穿着背心都觉得热，而睡在下铺的战士哪怕将被子裹得严严实实，还是会冻得缩成一团。

排点没有单独的文娱室，也没有篮球场，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官兵们休息时只能用插IC卡的座机给亲友打电话聊天，或者打几把扑克，下几盘象棋。个别无聊的战士还喜欢上了在晴朗的夜空下看星星。有两个家庭条件较好的“发烧友”竟想方设法托亲友给他们寄来了高倍望远镜。

恶劣的环境、枯燥的生活，让一些本身就不情愿来排点的战士产生了厌烦情绪，整天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排长常大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集体教育，逐个谈心，搞了好几遍，可仍收效甚微。

“我们离支队机关最远，支队几个月才来检查一次，在这里平时只要站好岗就行了。”“干得再好，领导也不知道，吃苦吃得再多，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清楚。”“唉，排长，大家都不容易，我们知道，你心里也愁着呢，过得去就行了……”那段时间，只要常大虎一开展作风整顿，战士们的牢骚话就没有停过，有时候还会反过来给他“做思想工作”，搞得他哭笑不得。

官兵们的态度转变还得从一个深夜说起。查哨归来的常大虎见厨房亮着微光，他悄悄地摸近，当看到上等兵秦小军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本部队院校的考学书聚精会神地看着时，常大虎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

常排长自己喜欢读书学习，没想到排里的战士还有比他更用心的，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你到这里待了多少个晚上了？”正看得入神的秦小军，听到身后突然响起说话声，整个人一哆嗦，手电筒掉在了地上。

“嘿，问你呢！说实话。”秦小军见常大虎并没有训斥自己的意思，低头说：“从来到这里，过了一个星期就开始了。排长，你一般都是凌晨一点查第一次哨，四点查第二次，今晚这第二次怎么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呢？”

常大虎忍不住笑了：“原来你小子早就将我的活动规律给摸清楚了，怪不得这么大胆。看来，以后我不能定时查了。”“再也不敢了，我这就回去睡觉。”秦小军一笑，转身就溜。

“等等！”秦小军刚走出两步，常大虎关心地问：“你自己每晚也要站岗，白天还要照常训练，这样干吃得消吗？”“只要有盼头，再累也扛得住，考军校就是我的盼头。”这个不到19岁的战士说的这句话，如一针兴奋剂，点燃了常大虎的信心。

那一夜，常大虎彻夜未眠。思绪如跳动的音符般活跃：自己何曾不是从一名战士成长为干部的呢？想想当初那段激情岁月，又何尝不是付出了数不尽的汗水与心血，又何尝不是遇到了挫折和打击，又何尝不是埋怨过、想放弃过，可终究还是坚持下来、顺利实现了当初的梦想。那股持续不减的狠劲儿不正是靠着理想二字做支撑的吗？

第二天早操结束后，常大虎将昨夜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给中队的官兵做了讲述。早饭后的学习教育时间，他让大家分享各自在部队的奋斗目标，以及今后的人生目标。

“我来当兵，就是想入党！回到家里好安排工作。”“好，那你就应该干好本职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学习。”

“我家庭条件较好，我来当兵，主要想磨练自己，让自己变得成熟、坚强、稳重，回去后不再让父母为我操心。”“那你在训练场上就不应该偷懒。现在吃不了训练的苦，今后遇到挑战和困难同样会胆怯。”

“我来当兵，想学一门技术，回地方后有一技之长，可在这种地方，能学到什么技术呢？”“即使学不了技术，但可以养成勤奋上进的品格，这才是立足社会的基础。越是艰苦的环境，培养出来的品格越坚韧……”

每一名战士说出自己的目标后，常大虎都会结合他们平时的表现加以引导和鼓励。他最后说道：“土地干旱、荒凉和贫瘠，兴许可以作为某些娇柔植物无法生存的理由，但对于理想的种子而言，却没有限制。”

一场心贴心的交流，使得战士们的干劲儿开始回暖。感到欣喜的常大虎有了新的打算：那就是培养大家的读书爱好，鼓励大家养成读书的好习惯。

他经常对战士们谈他自己对于读书意义的体会：“读书，能改变提升一个人的思想，拓宽一个人的眼界和胸怀，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方式。经常读书，热爱读书，你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历史上的许多成大事者，都是读万卷书的。”

道理讲过了，起初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为有效调动大家对读书的积极性，每天清晨讲评完早操后，常排长便带着几个自愿加入的战士捧着书在室外读。他还特意从支队争取来了200多本书，将书归类放置，又自掏腰包订购了一些国内的知名杂志。每次读到好文章，有心得体会时，便主动与大家分享。久而久之，大家纷纷拿起了书本。

“你们中的一些人不是喜欢看星星吗？现在，你们可能觉得，在这信息闭塞、环境偏远的地方，你们的理想就如那星空般遥远。但是，只要你们愿意坚持并为之积蓄能量，终有一天，星空也会触手可及。而读书，就是很好的一种蓄能方式。”再次组织动员时，常大虎说出这番鼓励的话，第一次在排点收获了战士们的掌声。

一个多月过去后，排点有了更加可喜的变化。不仅大家读书的热情越来越高，训练场上互相比拼、互相鼓劲的现象越来越多，战友间的情谊也变得越来越深厚。一名战士家中遭遇雪灾，排点的20名战友自发的捐款就达到了2600多元。那时候，一个上士一个月的工资只有700元左右，一个义务兵每月只有二三百元的津贴。

下半年，排点的秦小军等4名同志如愿考上军校，成了原武警乌鲁木齐指挥学院的新学员。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一个名叫葛文仙的战士依然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葛文仙当时是一名列兵，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一次晨读时，我看到他手里拿了一本厚厚的哲学类书籍，我不禁瞪大了眼睛，好奇地问：“这书你能读懂吗？”

“已经读了7遍了，刚开始读时不懂，但读的次数多了，就慢慢地有感觉了，并且越读越有意思，越读越有收获。”

当时，对于他的回答，我还有些将信将疑。但是，20年光阴过去后，当我偶然得知，当完两年兵就退伍回家的小葛已经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董事长，还经常到全国各地做演讲时，我想，在部队养成的热爱读书的习惯，一定给予他此后的人生莫大的帮助。

这些年，由于工作岗位的调动，我一直没有机会重回排点。但我一直感激那段短暂的时光。在排点，我充分体会到了乐观、奋斗与坚持的意义，而持续不断的读书学习，就是升华理想、实现理想的翅膀。

去年7月，我们的老排长常大虎因病去世了。在与当时考上军校的老战友李贵军聚会时，我俩又聊起了那段岁月，都感慨万千。常排长那句话还在耳边萦绕：“站在戈壁望星空，只要坚持梦想并愿意为之努力，终有一天，星空也会触手可及。”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不忘出发的理由

■石峰

当93岁的黄旭华院士佩戴共和国勋章，在发言席上动情地说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这份光荣属于核潜艇战线的每一员……”这段话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武汉某干休所里，一位白发老者在电视机前激动得热泪盈眶。

此时此刻是公元2019年9月29日，庄严神圣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这位热泪盈眶的老者是我上军校时的物理老师邹丕盛。

当年，邹老师曾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究设计团队的一员。在总设计师黄旭华的带领下，与同事们一起“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在世人的惊叹声中下水，成为继“两弹一星”之后的又一国之重器。新中国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就在核潜艇项目收获鲜花、掌声和荣誉的时候，邹老师服从组织安排，悄然离开科研岗位，一头扎进军校三尺讲台，“深潜”茫茫人海。

邹老师在电视机前热泪盈眶的时候，我也正在另一个千里之外的城市关注着同一场盛会。核潜艇犹如一条红线，在我的心里将黄旭华院士与邹老师连在了一起。虽然后来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将小我融入祖国，把人生志向与祖国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

30年前，我在原信阳陆军学院上学时，并不知道邹老师参与核潜艇研究设计的秘密。我和邹老师的深交是从一次灭鼠行动开始的。当时，学校号召学员课外时间参加灭鼠，每人每周要灭鼠3只。

刚开始，完成任务还比较容易，越往后，老鼠越来越少，完成任务就越困难。正在发愁之际，邹老师提出帮我完成任务，让我好好复习功课。他悄悄告诉我，此事一定要保密，不要被学员队领导知道。

邹老师的敬业精神是学校闻名的，从教数十载，课程讲了不知多少遍，可每次讲，他都当新课讲，要求自己一次要比一次讲得好。在此之前，我因故落下两节邹老师的课，老师专门给我补了课。眼看就要考试了，他怕灭鼠影响我的学业，就主动过来帮我。

望着和蔼可亲的老师，我着实感到意外，但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感动，并把这感动化为学习动力，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

邹老师当时在学校很有名气，教学及科研功底深厚。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中，邹老师还致力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课题研究。他负责研制的我军第一件由新型材料制作的防弹衣、某型防爆音增音器等多个项目，获得国家专利和军队科技进步奖。邹老师写过好几本书，有的书还成为部队院校的必修课教材。

毕业离校前我向老师辞行。邹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到边疆和基层去，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但不管走多远，一定不要忘记出发的理由！

20多年后，我与已经退休的邹老师久别重逢。老师和师母都喜出望外，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那天，我和老师、师母一直沉浸在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中。提起灭鼠的事，老师依然记忆犹新。邹老师意味深长地说，“军校教员”是党交给我的岗位，让每一个学员成为合格学员，是我敬畏岗位的底线。教书科研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如果能重来，我还要教书和科研。

邹老师平淡的话语和真诚的笑脸，震撼了我的心灵。我一下子明白了老师当初帮我灭鼠的真正原因：在他心中，三尺讲台牵系的不只是教与学的双方，还牵系着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的未来。他把对学生的爱融入对自己岗位和党的事业的热爱，而这种爱已成为老师生命的一种本能。

眼前白发染鬓的邹老师是那样的熟悉，却又让我感到有些陌生。他的人生纯粹却也厚重。我在青涩的军校生活中没能真正读懂，铸魂育人的老师此时犹如一棵参天大树，让我由衷地仰视。

邹老师的家里摆放着老式家具，生活还是那样的简朴。可老师说，我有桃李三千，足矣！

邹老师知道我已到了新的工作岗位，特别高兴。邹老师说，我还是要把当年毕业时送给你的那句话再次送给你：不管走多远，一定不要忘记出发的理由！

敬爱的老师，您“不要忘记出发的理由”的教诲，终生都会告诫我：勿负初心！

梦想还在延续

■张志强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有一个场景意味深长。为《牵风记》的作者徐怀中宣读颁奖词的是本届茅奖评委徐贵祥。

徐怀中是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首任系主任。徐贵祥是原军艺文学系的第三届学员，同时，也是文学系的最后一任系主任。一头一尾，两位系主任在中国最高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相逢，让人百感交集。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京西魏公村因有了“军艺文学系”而在文坛名声大震，因为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而令人向往。曾经的“军艺文学系”被称为“军旅作家的摇篮”，因为名家辈出、佳作涌流而成为中国文坛的重镇。

1984年的秋天，来自全军的35位文学精英，会聚在由徐怀中担任主任的“军艺文学系”，组成了第一代“军艺作家群”，由此开启了一次次震动中国当代文坛的“集群冲锋”。

彼时的魏公村，整条马路两侧都植满了杨树、槐树、古柏。夏天绿树浓密，秋天色彩斑斓，没有太多的车马喧闹、人来人往，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文学气息。“军艺文学系”从此成为军旅作家播种耕耘收获的沃土，也成为存续文学经典的殿堂。

从1984年至今，三十五年来，“军艺文学系”培养了700余名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优秀作家。从这里走出了8届约310余名作家大专班学员、16届约260余名本科学员、20届共140余名研究生学员，还有15届近500余名短期研讨班学员。这其中有一批又一批作家在国内外屡获大奖，持续建构着军旅文学的梦想与荣光，推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军艺作家群”作为中国文坛一支特殊的、引人注目的创作力量，其创作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标识。三十五载白驹过隙。未来，“军艺文学系”这个闪亮的名字或将逐渐淡出，但是属于军旅文学的辉煌与梦想还在延续。

筑（中国画） 李 振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满江红·雄鸡一唱

■欧阳卫民

雄鸡一唱，小窗外，霞光万道。美少年，勤耕苦种，永不言早。志存高远踏实干，自信他年亦风骚。莫迟疑，逝者如川流，何处找？

菊花残，秋月皓。山依旧，人渐老。掐指算，竟无半日虚耗。青春为马自奋蹄，铁血丹心家国傲。待回头，激情岁月日，真自豪。

沁园春·大阅兵

■许碧霞

势蓄昆仑，脉出炎黄，阵列劲道。汇舜尧气魄，雄师威武，汉唐风貌，将士机筹。鹰击云霄，龙巡洲际，旌麾浩荡耀眼眸。三军动，拥高帆满满，独领中流。

回首百载春秋，有多少男儿试钝钩。更南昌起义，魂犁冻土，井冈树帜，血沃荒丘。后羿弓张，轩辕剑亮，风雨兼程岁月稠。看今日，正乾坤朗朗，天耀神州。

红色的梦

■刘福申

长风浩荡 神清气爽
我的梦 绽放在红色的旗帜上
红色的梦和忠诚连在一起

这红 有大河一样的气势
这红 有山一般的重量
延续着民族的血脉
挺起了国家的脊梁

最初的红 是一条船上微弱的火苗
以燎原之势 燃烧成纯粹之色
热烈而醒目的红
凝铸成没有杂质的信仰
今天 我以露水般纯净的目光
仰望红色旗帜的高度
沸腾血液里的红
朝着理想的方向

作为红的因子
用红擦拭红的鲜艳
作为红的颜色
用红的梦想把现实照亮
这红 是灿烂之花
迸发出无穷力量
我的梦 绽放在红色的旗帜上

文学作品 长征 第4687期